

## 塞外文苑

## 家乡的春风

李洁

江南的春分时节,风是暖的,水是清的。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白云悠闲,柳韵温婉,一城春光妩媚,一季姹紫嫣红。“雨雾风光,春分天气。千花百卉争明媚。”这大好的春光春景,燕语呢喃,是多少人熟悉的情节。

若有人以为,世间的春分皆是一派温软晴和、草长莺飞的模样,以为我们脚下的春分,也与别处别无二致,那便真的大错特错了。

在我的家乡呼和浩特,春分时节还是没有一点绿的萌芽,漫漫黄土地,一眼望不到边的苍凉,背阴的山坡上,生命力极强的苍松,仍然如冬天般泛着一丝老气横秋的暗绿;只有农家院墙下的韭菜和小葱畏畏缩缩地探头张望,那星星点点的绿色显得那么弱小无力。

而黄河流过的这片土地,春分之

## 时光流影

我是被风声叫醒的。北方的春风不温柔,它从开阔地赶来,带着尘土和干草的气息,把院子里的什么东西吹得咣当响。睁眼时,窗棂上正挂着半明半暗的光——这是春分特有的时辰,连光线都学会了平衡术,不偏不倚地停在夜与昼的界碑上。玻璃窗外,天刚蒙蒙亮。

这是表叔家的东厢房。炕烧得热,被子喧软,可我醒来的那一刻,还是愣了几愣——这是哪儿?等想起来,心里就沉了一下。老屋不能住了,屋顶漏了两处,院里草长得比膝盖还高,锁也锈死了,昨天掰了半天没掰开。表叔说,就在这儿住下,反正就你一个人。我点头,可心里知道,这不是家。

推开门,一股凉气扑面而来。前几天天下过一场小雪,薄薄的,落在背阴处还没化净。院角的菜垛上,还残留着一道一道的白,像是夜里的霜雪还没来得及撤走。表叔正在院里忙活,他穿着一件旧棉袄,手里拿着砂纸,在磨一把锄头。旁边放着几样已经磨好的农具——镐头、铁锹、镰刀,都擦得锃亮,靠在墙根底下。抬头看见我,说:“起这么早?春分这天,得把家什都拾掇出来。地一化透,就该忙了。”我点点头,蹲下来看他磨。砂纸擦过铁器,发出沙沙的声响,不急不缓,有着节气的节奏。磨了一会儿,他忽然说:“等会儿去老屋看看?门要是还打不开,我那儿有斧子。”我说好。

院里东墙角堆着几袋东西,用塑料布苫着。表叔正从那底下往外舀什么,我凑过去看,是黄澄澄的玉米种子。她抬头说:“趁今儿天好,拿出来晾晾。春分晒种,出苗齐整。”我帮着把袋子都打开,种子摊在塑料布上,阳光一照,亮得晃眼。旁边还有几袋化肥,白花花的,堆得整整齐齐。表叔说:“化肥是前几天从镇上拉回来的,今年贵了不少,可不买也不行。农家肥也攒了一冬天,够用了。”他指了指后院的方向,“你表叔这冬天没闲着,天天往圈里垫土,沤了一冬的粪,开春全拉到地里去。”我走到后院看了看,果然堆着好大一堆沤好的农家肥,黑褐色的,冒着丝丝热气。表叔跟过来,抓了一把给我看:“你闻闻,这才是好东西。化肥是急脾气的,农家肥是慢性子,两样掺着用,地才养得肥。”他的手粗糙,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



际却多了一份壮观与恢弘。“春分河自烂,冰凌流漫滩。”这是黄河赐予我们的春分之景。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黄河蓄积了足够的体能与力量,在慢慢苏醒中也淬炼了胆量与魄力。家乡的春分从不是轻柔的呢喃,而是天地苏醒的一声长喝,多了一份独属于大河的壮观与恢弘。这便是黄河独有的春分之景,是岁月沉淀下最壮阔的自然礼赞。

整整一个寒冬,黄河都在冰封之下沉眠。凛冽的北风裹着黄土高原的寒气,将河面凝成一片沉默的冰原,仿佛连时光都在此凝固。可它从未真正睡去,只是在厚冰之下默默蓄积,将一冬的沉寂化作奔涌的体能,将漫长的等待淬炼成无畏的胆量与魄力。

待到春分一至,阳气升腾,大地回

暖,沉睡的黄河终于缓缓睁开眼。冰层在暖阳里开裂、崩解、冲撞,巨大的冰凌顺着河道滚滚而下,如千军万马,似万壑雷鸣,撞碎了冬日的死寂,撞开了春天的大门。那漫滩而过的流凌,是黄河苏醒的宣言,是黄土地上最震撼人心的春色。从托克托县十四份村黄河小几字湾,到清水河的喇嘛湾、岔河口,一直顺流而下到黄河大沙湾,然后直奔晋蒙交界处的老牛湾,流凌一路轰轰烈烈奔涌而下,给这片土地以一份恢弘中的壮美。

别处的春分,是风轻云淡、花影稀疏;而家乡的春分,是大河奔涌、冰凌震天。这便是黄河中游的春分,不娇柔,不造作,带着黄土的苍茫,带着大河的气魄,在天地间洋洋洒洒铺展开来,雄浑而苍劲。

## 春分

李富

儿,比人还高,干透了,风一吹,哗啦啦响。前几天那场雪,在草根底下还剩下一点痕迹,白白的,湿湿的,像是冬天最后的一口气。我拨开草,一步一步往里走。裤脚被草上的雪水打湿了,凉飕飕的。走到正房门口,门虚掩着,一推就开了。屋里黑漆漆的,有股霉味。借着门口的光,能看见灶台上的灰,厚厚的一层,盖住了母亲当年烙饼的鏊子。里屋的炕上,被褥还在,卷成一堆,颜色已经看不清了。墙上挂着父母的相片,黑白的,镶在镜框里,镜面上落满了灰,他们的脸模模糊糊的,像隔着雾看。

我在屋里站着,站了很久。想哭,哭不出来;想喊,喊不出来。就那么站着,像一个被掏空的人。

出来时,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。那棵老榆树还在,枝杈伸得老高。春分时节,它还是不急发芽,可仔细看,枝头已经挂满了“榆钱”的骨朵,毛茸茸的,灰绿灰绿的,一串一串的,还没打开。树下那个石墩还在,是父亲当年坐着抽烟的地方。我走过去,在石墩上坐下。石墩凉凉的,隔着裤子都能感觉到那股寒气。父亲在这石墩上坐了多少年?他抽烟的时候,看的不是也是这棵榆树,这个院子,这片天?

后院传来一股熟悉的味道。我绕过去看,墙根底下,是父亲当年沤肥的地方。那地方还在,可已经空了很久,只剩一堆烂柴禾和碎瓦片。小时候,每年冬天,父亲都会在那里积肥——把圈里的粪挑出来,垫上土,再挑出来,再垫上土,一层一层地沤着。开春的时候,那堆肥沤得黑亮亮的,冒着热气,拉到地里去,庄稼长得比谁家的都壮。父亲说,地是有灵性的,你给它吃好的,它就给你长好的。那时候不懂,现在懂了,可那个沤肥的人,已经不在。

我坐了很久,直到太阳晒到身上,把那股凉气一点点赶走。院里很静,只有风把枯草吹得沙沙响。这声音,像是在说话,又像不是。

关上门,锁扣断了,门关不严,虚掩着。我站在门口,看着这个破败的院子,看着那棵老榆树,看着门窗上那块完整的玻璃。玻璃也旧了,蒙着一层灰,看不清里面,可它们还在,完好无损地嵌在窗框里。想起小时候,每年春分,母亲会把这院子扫得干干净净,把冬天的枯枝败叶拢成一堆,点火烧

## 诗林漫步

## 机声轰鸣

这是土地对种子的呼唤  
这是春天弹奏的最美音符  
这是一个诗人眼里  
流淌的深情

农机的酣睡  
总是被布谷鸟唤醒  
土地的需求  
总能让农人喂足  
当巴颜喀拉山的潺湲开始集聚  
逶迤的黄河便储备汤汤的营养

机声,以激越与铿锵  
叩开春的大门  
让生生不息的土地  
召唤种子和化肥  
共赴永恒的主题  
让农人的忙碌伴随播种的轰鸣  
结出丰满的希望

伫立田埂认真倾听吧  
这饱经沧桑的厚重土地  
今天,是如此的热烈兴奋

## 燕声啁啾

当春阳融化寒冬的凛冽  
当春色从田埂爬上柳枝

## 聆听春天的声音

(组诗)

●吕成玉

你们用翅膀丈量蔚蓝的天空  
越过崇山峻岭  
越过闪闪发光的河水  
北上,重返第二故乡

燕声啁啾,是向房主  
发出的报到口令  
补修旧巢  
筑起新的居室  
为了繁衍后代  
进进出出  
不辞辛劳

盛大的春天  
有了你们敏捷的身影  
和欢快的歌声  
喜庆降临院落  
田野长出生机  
生活充满灵性

无数次的相逢和别离  
把眷恋埋进云层  
当秋风收割了田野的丰硕  
你们集结南下  
左翅载着北方的风霜  
右翅驮着生儿育女的艰辛  
向南,向南  
昼夜兼程

## 雨声滴答

从《诗经》中走来的春雨

让无数文人墨客喜不自禁  
“好雨知时节”  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  
“土膏欲动雨频催”

一首欢乐的迎春曲  
从斜织的音符中流出  
或舒缓,或激越  
掠过明亮的窗口  
穿过长街的灯火  
跳跃,流泻  
将万物揽入胸怀

你懂得降落的时间  
总是在万籁俱寂的深夜  
用“沙沙沙”的节奏  
击打大地的胸膛  
敲响大山的脊梁  
染红桃花  
拔节小草  
溅起新泥的土香  
引领树木婆婆起舞  
熠熠闪烁

小窗侧坐,凝神听雨  
一场质地绵软  
触觉微凉的生命  
在新春奏响纯净质朴的旋律  
让荒芜的田野、山沟、河畔  
长出绿茵茵的翅膀

## 鹤舞蹈春清水河

●边俊杰

清清碧水起微澜,鹤戏晴波意自闲。  
叠叠飞泉铺玉练,潺潺细浪织银环。  
弯弯石屋依山建,袅袅炊烟绕岭还。  
一脉文明融塞上,四时佳境润乡关。

## 生态家园鹤唱歌

●边俊杰

层峦叠石枕清流,鹤影翩翩乐畅游。  
黑羽融融凝日色,红安袅袅带晴柔。  
凤梳柳线描新绿,水润山城入画楼。  
恰是长川佳景美,珍禽振翅自悠悠。

那时候,父亲每年春分都会来这里,看看地的墒情,抓起一把土,攥紧,松开,看它能不能成团。他说:“春分看墒,一年不慌。”我跟他后面,学着他的样子抓土,攥紧,松开。土是凉的,潮的,从指缝里漏下去,被风一吹,散了。

那时候,父亲还会盘算一年的农事。春分一到,活儿就排着队来了——先要把粪肥拉到地里散开,再把地翻一遍,把茬子拾干净,然后等着清明前后播种。玉米种什么,谷子种什么,黄豆种哪块地,高粱种哪块地,他心里都有数。晚上吃完饭,他会把种子袋拿出来,一袋一袋地看,一边看一边念叨:“这袋玉米是去年的,出苗好;这袋谷子是前年的,不知道还行不行……”母亲在一边纳鞋底,偶尔插一句嘴:“行了,你都念叨八百遍了。”父亲就笑笑,把种子袋收起来,卷一支烟,坐到院里抽去。

如今,我也会盘算这些了。可那些种子袋,那些念叨,那些坐在院里抽烟的夜晚,都回不去了。

正想着,头顶又传来一阵叫声。抬头看,又是一群大雁,还是一字排开,往北飞。这是今天的第几群了?数不清了。它们就这么一群一群地飞过去,叫着,赶着,把春天从南方背到北方,背到这条还没完全化开的河边,背到这片还没播种的土地上。

太阳偏西时,我往回走。路过老屋,又站了一会儿。夕阳照在老屋上,把那面土墙照得黄黄的,暖暖的,像是镀了一层金。院里的老榆树,枝杈上落着几只麻雀,一动不动的,像几个剪影。门窗上那几块玻璃,被夕阳一照,亮得晃眼,看不清里头。可我知道里头有什么——有灶台,有炕,有墙上的相片,有满屋子的灰,和一屋子的空。

表叔表婶还没睡,坐在堂屋里看电视。新闻联播的声音开得老大。看见我进来,表叔把声音调小了些:“饿了吧?锅里还有饺子。”我去灶房,掀开锅盖,饺子还温着。盛了一碗,坐在院里吃。夜凉了,可饺子还温着。吃了一个,韭菜鸡蛋馅的,是春天的味道。吃完饺子,我回东厢房躺下。表叔家的炕真热。再过些日子,清明到了,先去坟上看看他们,然后回来,帮着表叔下地播种。春分不是上坟的日子,是磨农具、晒种子、拉粪肥、看墒情、看河开、看候鸟飞过、晒太阳、等春天真正到来的日子。父亲在的时候,就是这么过的。

这么想着,心里好像踏实了一点。再过半个月,地就真的醒了。河就真的开了。种子落进土里,雨水落进土里,那些睡在地下的人,也能听见春天的动静吧。

窗外,又一群候鸟飞过。叫声远远地传来,在春寒料峭的夜空里,格外清亮。

子。那些玉米种子已经摊开了,黄澄澄的一大片。他蹲在旁边,一颗一颗地挑着,把瘪的、破的、颜色不对的拣出来,扔到旁边的盆里。我蹲下来看他挑,他的手不快,可是稳,每一颗种子都要看一看,捏一捏。挑了一会儿,他抬起头,说:“你爹挑种子,比我还仔细。他种了一辈子地,知道什么样的种子长什么样的庄稼。”我说:“我记得。”

表婶从灶房出来,问:“晌午想吃啥?”我说:“随便。”她说:“包饺子吧,春分吃饺子,耳朵不冻。”表叔笑了,说:“春分过了,就不冻耳朵了。”表婶瞪他一眼:“过了春分,还有明年呢。”两人拌着嘴,一个去和面,一个去剁馅。我坐在院里,手里捧着那把种子,听着他们拌嘴,心里忽然暖和了一点。

这暖和,和父母在的时候不一样。可也是暖和。

下午,我一个人往村后的土岗上走。土岗不高,走路一袋烟的工夫就到。岗上的春分,比村里更分明。杨树还没放叶,枝条直挺挺地戳着天,但仔细看,枝头已经挂满了“毛毛虫”——杨树的花,毛茸茸的,紫褐色的,一串一串垂下来。风一吹,它们就晃,晃着晃着,就落下一地,踩上去软绵绵的,没有声音。地上的草刚冒头,稀稀拉拉的,盖不住土。前几天那场雪的痕迹还在,背阴的地方,薄薄一层白,像是冬天舍不得走,一步三回头地张望着。

站在土岗上往南望,能看见整个村子。土坯房,瓦房,稀稀拉拉地散在平原上。炊烟正从各家的烟囱里升起来,直的,弯的,粗的,细的,慢慢升到半空,被风一吹,散了,和天边的云混在一起。偶尔传来几声狗叫,几声鸡鸣,隔着那么远,听不真切,却让这空旷的平原有了活气。我找到老屋的位置,却看不清哪间是。它太破了,太旧了,和周围的房子混在一起,分不出来。

土岗北边是一片空旷的耕地。地已经化透了,黑黝黝的,泛着潮气。远处,又是那条河,弯弯曲曲地躺在那里,像一条灰白的带子。能看见河面上亮晶晶的,那是化开的水面在反光。再往北,是另一道土岗,光秃秃的,还没绿的意思。

站在土岗上,风从北边直直地吹过来,干干的,凉凉的,带着泥土翻开的腥气。这风,和几十年前的风是一样的。

回到表叔家,表叔正在院里晒种